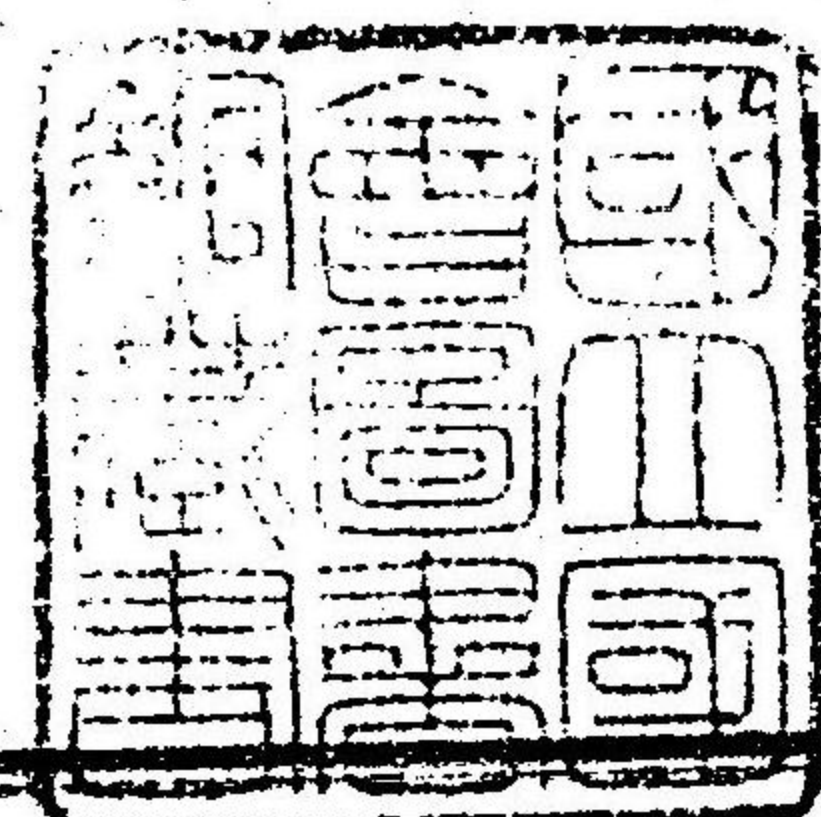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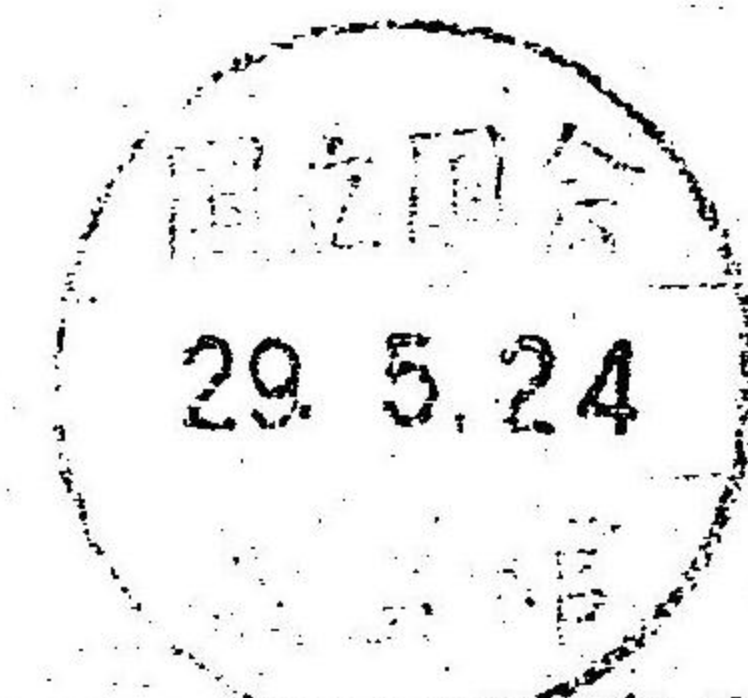
121.27 W58R



渡邊重石丸著

固本策

道生館藏版



329647

固本策卷之一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古語拾遺論上

神皇之道莫大禮樂焉。何以謂之。曰天尊地卑。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見之以目。聞之以耳。天神之化。
行乎六合。莫非禮樂之妙用者也。是故山峙川流。花
紅柳綠。以不亂秩序者禮也。鶯啼雷吼。虫吟風怒。以
快人耳者樂也。天地既有自然之禮樂。人間豈獨無
自然之禮樂乎。何謂自然之禮樂。曰自天地剖判。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各得其宜者。是謂之禮。如石屋戶之變。天稚彥之恣。俳優歌舞。啼哭悲歌。或以解神怒。或以助恣儀。

素戔鳴尊之携沼琴。事代主神之製磐笛。或以洩勇悍之氣。或以慰經國之勞。而優游閑雅。各得其趣者。是謂之樂也。蓋神皇之治。奉天地之道。以

君臨億兆。其意一出於至誠。是報本反始之禮。所以由而興也。報本反始之禮。唯祭為大。以大神之尊。猶親為新嘗。以奉祭祀之道。其旨深矣。天照

皇祖瓊瓊杵尊之降臨下土也。神漏伎神漏

美命。授以天詞太詞事。以為治天下之要訣。而其所

謂祭者。以禮樂行之。如中臣齋部俱掌祠祀之職。猿女君氏供神樂之事。可以見矣。至於祈年鎮花風神。鎮火道饗大嘗鎮魂大祓生嶋足嶋坐摩御門御殿。御縣山口廣瀨龍田等諸祭。其源蓋盡昉於神代。而帝之與神。其際未遠。神物官物。亦無有別焉。帝而神。神而帝。其重也至矣。嗚呼。朝廷自重也如是。敬神也如是。則民之在各土者。比

帝於神。比神於帝。瞻仰敬禮。唯恐不及。皆曰。某神者。忠誠之神也。某神者。有功德乎民矣。某神。吾之祖也。某氏。某神之後也。此神。掌風雨。彼神。禳疫癘。此

儀也。初乎某神。此曲也。起乎某神。觸於目。熟於耳。然後貴賤老少。口口相傳。以識前言。往行。父以傳子。子以傳孫。於是乎。神皇之德澤。浹洽漸漬。千歲不忘。以成敦厚淳朴之俗。由此觀之。禮樂之染人也。豈言語之所能及哉。夫天下之無味者。無風水若焉。而物莫能尚者。以其淡也。禮樂風水也。教法酒醴也。人之甘酒醴者。不知風水之美也。世之談教法者。不知禮樂之化也。由是言之。書契以來。不好談古。華競興。還嗤舊老者。蓋常人之常。而勢之所必至。亦無足怪焉也。獨怪以天智帝之明。大織冠之識。猶不

能洞見

神皇之道。喜新而忘故。舍此而取彼。以

改易百度。於是乎。

神州敦厚淳朴之俗。變為異域

浮華之風。其制事垂法之謬。何啻遺漏之云而已哉。

廣成以禮樂未明。斥之者。蓋婉言以憤之也。夫禮樂

之名。雖出乎異域。而其實

神皇所以陶冶億兆

經緯天下之大法也。廣成欲復禮樂於神代。卓見確

論。實可謂一代之偉人矣。嗚呼。自從廣成之志不行。

儒佛之迹。日興月熾。禮樂之化燬矣。其極也。移

帝王於絕海者有之。弄天下於股掌者有之。

皇

室陵替。華胄亦隨而凋衰。其禍豈特忌部氏之不幸

國本集 卷之一
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易鄙俗於往代。改糝政於當年者。廣成之志也。學者今日之務。尤當以廣成之志爲心。隨時垂制。興絕繼廢。以補千載之闕典耳。若當明治維新之年。不能制望秩之禮。又何學之云哉。今有一人焉。曰齊。曰魯。曰文武。曰周孔。叩以神聖承統之事。則茫然。謂之印度奴隸則可。謂之西人則否。又有一人焉。曰釋迦。曰達磨。曰阿難。曰迦葉。問以神聖承統之事。則茫然。謂之印度奴隸則可。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又有一人焉。曰英。曰佛。曰歐。曰米。諮以神州開國之源。則茫然。謂之西洋奴隸則可。

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嗚呼。天下之曠。三千八百萬人之衆。舉而太觀之。則比比莫人不爲外國奴隸者焉。謂之養夷狄於中國也。亦何不可。抑儒者人也。佛者人也。洋學者亦人也。而其徒皆有醜面目。浮華之尚。舊老之嗤。愧爲大日本人。甚則賣降恐後也。然則今日滿天之怪雲愁雨。安知不淵源於廣成大同三年憂國之淚哉。古人有言曰。禮樂崩而夷狄橫。豈不信乎。

古語拾遺論中

神皇之道。私乎其親者。公之大者也。世之論古語拾遺者。往往駁其言涉於私焉。予謂古語拾遺之言。私則私矣。然其論私。即所以論公也。人徒見其論私。而未見其所以論公也。其父攘羊。子不忍證之者。人情也。况其父未嘗攘羊乎。廣成訟其父之不攘羊者也。謂之私可乎。其言之似庇父者。聽者之不明也。使其言不出於忌部氏之口。則未必喋喋駁之也。言一也。而聽者自有公私之別。不可不察也。且夫忌部氏者。華胄也。中臣忌部並仕。自古爲然。自天祖視之。

何有彼此哉。冷熱變節人之情也。設使中臣氏衰頹如忌部氏鎌子不比等輩。作此等書以秦上之。則其謂之何。予斷斷乎知世人之不右中臣氏而黨忌部氏也。且廣成欲訟家系之寃於朝。則其意必謂非侃侃公言。不足以動之也。豈可誣以無證之偽言乎。蓋忌部氏自有傳授之言。其與記紀二典異者。即古語拾遺之名。所以由興而貴賤老少。口口相傳者。古俗爲然焉。則一事之判。爲一爲二。亦其所也。世人欲以印板視之。可謂不知古矣。後人往往信其同於記紀者。而不取其所以異者焉。殊不知其所以異者。是

其所以爲可貴也。且古傳中有諸書說同而并謬者。有說異而或獨傳正者。則亦安知古語拾遺之傳。不有勝記紀而上之者哉。書紀一書。往往舉異說。而事有可考據者也。古事記之書。亦有與書紀異傳者。一是一非。未可容易取舍之。故學者取其合己意者。而舍其不合者。以爲上古一傳。而珍重之也。獨至於古語拾遺。則或斥其稱揚忌部氏者。斷爲廣成之所捏造。豈不寃乎。吾意當是時。人猶有知古者。假令廣成捏造偽言。人決不信之也。不啻人不信之。其辱祖也益甚。然則欲上書以白祖先之系。反使之昧昧。是庸

人所不爲也。曾謂廣成高學卓識而爲之乎。當此之際。取信於朝者。唯有至誠惻惻動人之誠耳。由此言之。古語拾遺之書。非忌部氏之私言也。明矣。其父作室。其子堂。而構之。孝之道也。廣成欲念堂。構之。孝以聿脩。乃祖之業。真不愧乎爲太玉命之胤矣。夫鏡作玉造等之神裔。載在古典者。不可枚舉焉。而後裔衰頹。失業也久矣。未嘗聞有一人奮言如廣成者也。嗚呼。使鏡作玉造等之裔。皆易其求富趨利之心。爲廣成所歎之心。則天下豈成崇尚浮華以嗤舊老之俗哉。蓋其尚浮華。嗤舊老之人。卽爲神代諸神之

後裔。如中臣鎌子辭。神祇伯。可以徵時風矣。後之學者。此之不尤。而尤廣成。何其戾也。昔平治之際。源牛若在鞍馬。年甫十一。讀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慷慨憤激。終克成其志云。廣成齡踰八十。效蹇蹇之誠也。如此。嗚呼。英雄明哲之士。其所感如合符節。吾故曰。神皇之道。私乎其親。乃公之大者也。今之爲名。胄華族者。使之師廣成之志。則他日猶可以見君親於地下也。其得爲忠孝之人與否。決於此矣。不然。後之視華族。猶今之視忌部氏也。悲夫。

者。瞻仰俯伏。以爲聖賢之行亦如此過矣。家有呵怒之聲者。有蕩子以亂之也。國有苛酷之法者。有賊民以犯之也。君不君。故教之以仁。臣不臣。故教之以義。父不父。故教之以慈。子不子。故教之以孝。夫不夫。故教之以和。婦不婦。故教之以貞。其所以教之者。適其所以足證浮薄之俗也。嗚呼。道旣亡矣。故造作名教以導之。神州之人不虞其如是也。其書之入。虛心平氣。以讀之。目眩耳駭。氣動心亂。魂飛魄奪。頑然化爲唐虞三代之人。嗚呼。是何異於無病之人服奇藥以求奇病也。佛法之入。神州也。其毒殆有甚於是。

焉者。無君臣也。無父子也。無夫婦也。無兄弟也。無朋友也。圓首緇衣。作本地垂跡之說。以誣其祖。而王公大人不省身旣爲印度之人。先王之流風遺俗。存者蓋無幾矣。至於近時。洋教駸駸日盛。其無君無父之教。亂風敗俗。比之於佛。則其害殆不知幾百倍之也。譬如敗船入海之勢。苟無爲之所。則欲免

國家之覆沒得乎。嗚呼。聚此三害乎。神州將何策以救之也。曰。昔僧高辨謂北條泰時曰。治國猶治病。當先知其病因也。病因旣明。則其下藥亦易易耳。今日救世之策。亦不得不出乎此。何謂良藥。曰。神

州之人不穀食也久矣。其困憊也亦宜。神典者，神州之穀食也。一日與之，則元氣之復，斷乎不可疑也。廣成曰：書契以來，不好談古，其所以然者，未必不由異學亂之也。今也，朝廷斷然棄絕異學，易之以上古之學，使貴賤老少，口口誦先王之法言，則天下知所向矣。夫神州之尚武久矣，天下可終古無堯舜湯武也，不可一日無信長秀吉也。天下可終古無釋迦達磨也，不可一日無加藤清正本多忠勝也。今使天下華族士族神官教職人民之徒，一旦翻然改業，以從事於斯學，益不出乎十年，而糺糾百萬

之士可養而致焉。而見文祿慶長之俗乎今日也必矣。果如此，則異徒之冥頑亦在吾殼中耳。不必長甘為外國之奴隸也。且夫作君如神武，作后如神后，可以無譏矣。作皇子如倭建，作臣如武內，亦可以止矣。何必祖述漢人，憲章洋人，然後為學哉。蓋文人之文弱，不如武人之武愚；文士之巧言饒舌，不如武士之質直猛悍。神州之俗，自古為然也。故神州之道，隱乎昇平，儒者之言，而見乎亂世。武人之跡者，昭乎不可誣也。時有啞然笑於座者，曰：今日是何等時，敢欲興上古之學，豈不迂腐之極乎。重石

九曰。吁。子無譁。吾明語子。吾聞楚宮之多餓死。因其好細腰也。吳國之多癩瘕。因其好劍也。上有好者。下有甚焉。草之靡風。誰能禁之。子未見華族士民之頑。銳嗜利者乎。其無特操。莫甚今日焉。苟有英雄。以義鼓之。以利驅之。以德誘之。以刑威之。則吾知其風靡之速。出於意外也。復何疑。今也下令。揭正學之目於天下。其要有四焉。一曰。黜浮華。二曰。尚舊老。三曰。問故實。四曰。識根源。舉而總之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謂之講明禮樂也。入則追孝其祖。出則事一人。以天子之心為心者。公卿大夫之學也。

勞身養親。富家益國。以天子之心為心者。士庶人之學也。如夫游泳於泰平之化。熙熙皞皞。民日遷善。不知為之者。禮樂之化也。蓋黜浮華。則實學舉矣。尚舊老。則輕躁之風熄矣。問故實。則國體立矣。識根源。則萬世不易之國是定矣。嗚呼。果欲興斯道。則亦在顧施設之法。陶冶之術。何如耳。

王化之所以不行也。蓋古事記者為神州經世之大典。其為書不啻儒家者流。所謂尚書春秋之類也。何則。天神之所垂法而帝王之所取範也。故曰。雖步驟各異。文質不同。莫不稽古以繩風猷於既頽。照今以補典教於欲絕。學者不可不知也。夫世有沿革而道無古今體。天神之道者固宜極天知命而不可毫有卑屈阿世之念。斯道也傳之於神代。子孫千億。繼繼承承不敢失墜。自天子達於三千八百萬人。一也。順道則吉。逆道則凶。道之盛衰可以卜天下之存亡矣。天子曰。耶蘇可拜。三

千八百萬人曰。如何拜外神。天子曰。祭祀可廢

三千八百萬人曰。如何背祖宗與。天子謂

謬不相下者。蓋有道以為之準也。天神之傳道

既如此。故讀斯書者。宜比身於皇祖天神。身雖

卑賤乎。道則尊矣。身所行者。天神之事也。口所

言者。天神之法也。而代天工奉天職。莫非

維持國體與護衛皇基之事者焉。天下有道

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為劍為玉。折而猶

利。碎而有光。臣子之事畢矣。雖天子。豈得左右

吾身哉。蓋人者神也。神者人也。神人同體。將以上

報。天神之生德於我者。我寧可不自任以。邦家經緯之事哉。是學者之心也。悲哉世之公卿大夫。其所適從。非儒則佛。非佛則洋。不復知世有。先王之法言不敬。上天謂祭無益。以笑世所謂國學者流之人。而國學者流之人。窠窟甚小。所見極卑。修詞章文字訓詁考證之學。以獻媚於王公大人。無氣節也。無廉恥也。其賣技藝。與俳優何擇焉。降為神官。社會之流。為教導者流之人。於是乎。天神之大道。龜分瓜裂。各處成黨。道其所道教。其所教。牽強傳會。無所不至。誣天欺人。索隱行怪。民心潰裂。欲治

益亂。然則廢絕。

王化者。公卿大夫也。沮敗風猷。

者。國學者流也。攪亂典教者。神官教職也。嗚呼。誰又知。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不在彼。而在此。

哉。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古今之通。

制也。今也。舉冠婚喪祭之禮。委之市井神官教職之徒。假令。稽古照今。盥薦拜趨之式。盡合於古義。亦私焉耳。其亂。王政。敗。邦典。孰大焉。而公卿大夫。

恬然坐視。不自知其失職。先聖傳道之意。荒矣。

吁。天武帝之撰古事記。固將以公天下。而豈私。

一巫祝哉。且夫漢洋學者之講書。將以從事於政也。

使彼他日得志。則其束神官教職於高閣。固不待論也。而學者之講神典。將以求神官教職。是先舉己之身。以餒之於餓虎也。其爲計。不亦左乎。夫天祖之道。網羅宇宙。混混蕩蕩。至大無外。將以赤子視漢洋學者於吾掌中。則吾黨之志於道。尤不可以不恢廓其志氣也。吁。風猷頽矣。典教絕矣。當今之世。非吾黨之士。出而救之。其誰也。昔大已貴命。驅除殘賊。授天下於皇孫。盛德大業。民至于今稱之。然則志士之講此書者。將相自期。有時爲之。亦何不可也。爲士爲隸。爲農工。爲漁商。古之人有行之者焉。如

其遇不遇天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儒者猶能言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如夫詞章浮華之士。神官教職之徒。千百成群。何有輕重於天下哉。

洋人倂造之耳。格物入門曰。如用磁器。亦自漢土流傳者也。蓋此法遠始於周代。而迄於宋時。西洋始傳之也。重石九曰。西說既如此。按周易曰。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春皇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曰太昊。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號曰木皇。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于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淮南子。地形訓曰。正東易州。曰申土。說文。申神也。又曰。扶木在易州。日之所曠。注。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曠猶照也。是易州東方也。十洲記。扶桑。地方万里。上有大帝宮。葛洪枕中書曰。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以上諸書。可以證神州之土。開闢淵源。于神州之偶然也。神州有帝。曰須賣。

良美許登。須賣良美許登。猶言宇內統馭之至尊也。其系譜曰。天地剖判之世。有天御中主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以造化世界萬物。是

須賣良美許登之始祖也。由是觀之。謂帝系

之出於上帝。而赫赫不可疑者。果非誣妄也。論

者或病其書之神異也。予曰不然。是上帝洩造

化之神機也。如所謂生風生火。生國生嶋。蓋古人篤

乎信天。以傳真耳。唯真矣。是以其說朴。其說朴矣。

是其所以至真也。不然。何古人之不巧乎。欺人也。今

夫舟車之走海陸者。蒸氣之力也。鐵鍋煮水。田父野

老。見其跳珠。疑蒸氣之行舟車。豈知理者哉。大地之

於天間。不啻舟車於海陸。而神之運造化。其妙

機。遙出乎蒸氣之上矣。後之學者。或欲以田父野老

之見議之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天地草創之事悉出乎神傳鬼工。固不可以尋常之理窺之。所以古人確信而不疑者。知有神人之別也。神以傳人。人以傳人。人心之淳。風俗之厚。無教而有教。無道而有道。道之本原出於天。而天神之所以貽慶於無窮者。未不必由此也。或曰。帝系古則古矣。而我上世文物之闕。盡資之乎支那者何耶。曰。惡是何言也。人世必需之物。莫大宮殿焉。莫急衣服焉。莫善穀食焉。莫要刀劍焉。莫便火工焉。而神代既悉具矣。謂之穴居野處乎。伊邪那岐命世有

八尋殿。巍巍聳天之舉。謂之茹毛飲血乎。

大日

靈尊世有狹田長田。秋熟之事。謂之裸體乎。有栲

幡千千比賣命。以織綾羅錦繡。謂之蒙昧乎。鍛刀劍

戈矛。以具護國之用。謂之無智乎。岩屋戶之變。採

鐵制鏡。凡百火工之事。莫不發明。如夫報本反始。

則有祭祀之禮。改過移善。則有大祓之式。衣食足矣。

兵器備矣。正德之道立矣。於是乎布皇化乎海外。

有素盞鳴尊。降新羅之迹。有少名彥命。通常世

國之事。內立萬世不易之主。以制經綸之業。有國

造有縣主。有稻置。有直。有別。碁布星羅。以固其根。而

使無 寶祚動搖之憂焉。是 祖宗所以治

內馭外。以建 國之大體也。而又何嘗借力於支那

乎。予意支那有皇天上帝。印度有梵天帝釋。西洋有

耶和華之說。蓋莫不本乎我古傳者焉。而支那之開

國也。其或在於 素盞鳴尊與少名彥命之際乎。

是故以畏天知命立教焉。其說頗近於古焉。印度之

闢次之。西洋則輓近耳。世愈近。而教愈鑿。以惑亂人

心。今也不知所謂 皇天上帝。梵天帝釋。耶和華者。

即為 神州固有之祖神。而囂囂反欲借彼教法。以

說愛國之道。其為教法也。忘 君忘父忘身忘國。

忘 祖宗之典。而愛國之道果何在也。豐太閤之

征韓。有云。夫 日本者 神國也。神即 天帝。

天帝即神也。秀吉夙夜憂世。欲復聖明於 神代。

遺威名於萬世也。而方其捷伐明虜。志在欲使四百

餘州。盡化我俗。以施 王政於億萬斯年。是豐太

閤亦以 帝系為出於 上帝也。而 帝系

之出於 上帝。本於 神典。則豐太閤信古之篤。

亦可見矣。夫豐太閤則欲鳴 帝系之盛大。以張

國威於殊方絕域。今之學者。則私智自喜。以忘

國家之大計。其見之高下。何其霄壤也。抑人亦有言。

國本第一 卷之二 道生食
曰唯聖知聖。嗚呼！自非神智如豐太閤者，神聖
之大道亦為不易窺知也夫。

古事記論下

古事記之書。大則可以治天下。小則可以修一身也。
而此書也出於先聖之口授。帝室傳之。諸

家記之。及天武帝世。使稗田阿禮口誦之。

元明帝繼其遺志。詔太安萬侶撰之。以傳之於無

窮之世。是二帝所以深體先聖之意。其惠

天下後世莫大焉。予見世之論古事記者。不責之於
王公大人。而責之於巫祝之徒。其為無識。勿論已。而
學者之讀古事記者。徒從事於巫祝之學。適足以污
蟻古事記也。有人於此。不責利刀之用於武士。而授

婢僕以正宗。豈不危乎。世之污穢古事記者。何以異於此焉。夫學之失名久矣。名之不正。國勢之所以不振也。而習俗之移人。雖有識之士。有不能免者焉。何謂名不正。曰學。先王之道者。謂之。神道。講先聖之學者。謂之和學。而至於漢學。則單稱學呼道。是以主為客。以末為本。不自覺其倒也。蓋中古大學。首祀孔子。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等書。列於教科。欲以鎔化唐虞三代之人。後之君子。承風汲流者。以唐虞三代之人自居。而會有講神聖之典者。則群聚笑之曰。彼

學。神道。彼修和學。目以異端。極口排之。其弊與今世。鵠舌者流。艷慕西洋者。何異焉。心既背。父母之邦矣。幾何其不為夷狄也。吁。亦盍及其本焉。恭惟上古。神聖規模之大。殆有不可測度者焉。後世欽慕鑽仰。而有餘。謂之。神習。蓋天神之賜瓊矛。將以鎔造大地也。伊邪那岐命之承命於天。將以見畏。天命之有源也。素盞鳴尊之創航海。將以一統九夷八蠻也。天照大神之降皇孫。將以定宇內之主也。武甕槌經津主神之撻伐殘賊。將以遺神國尚武之典也。大國主神

之讓天下於皇孫。將以表臣民奉上之典也。中臣忌部。二神之司祭祀。以執政事。將以合一治教也。大名持神之經營外國。將以教導蠢化之民也。少彥名神之初鑿藥禁厭。將以救億兆之夭札也。保食神之化生蠶穀。將以開人民衣食之源也。五十猛神之播八十木種。將以賜養生喪死之材也。大宮能賣神之調和。君臣將以傳道德也。大己貴神之治幽府。將以使人魂有所憑歸也。大年神之利年穀。目一箇神之創金工。手置帆負。彥狹知神之助工匠。井神之掘井。竈神之作竈。皆無非為人民者焉。而生生化

化之妙。始於天御中主神。終於八百萬神。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蕩蕩乎。誰能名之。是在上君子所當取以為法也。然則神典之妙。如是而止邪。曰不然。古言之含蓄道義。猶漢字之含存意味。不可以輕輕讀過也。請說其略。蓋古稱天位曰天日。嗣稱天皇曰統尊。是謂天日之胤。然後可以為宇內統馭之至尊也。稱國造曰國御。奴。奴猶言家之子也。蓋天子以四海為家。其封建諸侯。猶家有奴隸也。其君臣之際。貴賤相距。有霄壤之分。可以見矣。古言自父以上至始祖。皆謂之

固本策卷之二
於夜。自子以下至苗裔。皆謂之古。然則曰於夜。曰古者。不啻父子之謂也。其血屬之親。永遠不易。可以見矣。嗚呼。君臣之義也。父子之親也。古之道。既已如此。推是類以求道。則千言萬語。取之左右。而逢其原。又何假春秋與論語。以爲尊。內卑外之典。修身齊家之具哉。吾故曰。古事記之書。大則可以治天下。小則可以修一身也。問者曰。子言則然。獨如時勢不可何。吾憫子之不容於世。以窮死也。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於義者忘利。志於利者忘義。自然之符也。苟使吾謀一身之利。則散髮窄袖。以出

入礫神之室可也。何必學齊門執瑟之迂乎。雖然。使吾言不行。則吾恐三千八百萬人之子孫。不免踏印度埃及之覆轍矣。嗚呼。古事記者。三千八百萬人之古事記也。道之不明。天地晦冥。直須爲吊三千八百萬之人也。譬諸人自以日月爲無用。日月非吾家日月矣。吾唯指示其光明已。如其用與不用。於我何哉。

不道也。何。日本古傳之荒唐也。有。天照大神

者。是為高天原之君主。儒者聞而毀之曰。大神

何為者。上古蒙昧之世。仰以為。日神可笑之甚

也。如。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天饒

石國饒石天津彦火瓊瓊杵尊。彦火火出見尊。

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是何等名義哉。是

何等事跡哉。要之。在書契以前。蓋蛇身牛首之類耳。

亦不足費論辨也。於是乎。舉。大祖則稱。神

武引。帝都則呼。檀原舉世茫茫措。神代

乎六合之外。其視。祖宗胡越不啻。嗚呼。儒者之

不知道。一至於此也。昔者孔丘序書。斷自唐虞。而不

取義農。其故何也。蓋西土之為國。自古到于今。其易

姓不啻奕棋。而人安其俗。虞舜之民。不記唐堯之恩。

夏禹之民。不知虞舜之仁。是以史氏之權。取捨任意。

褒貶隨筆。異代之人。何有於異代之帝王焉。是孔丘

所以容易斷自唐虞以下也。今也儒者。以。神代為

義農乎。伊勢有。大神宮。歷朝祀之。未可以義

農視之也。以。神武為。大祖乎。神武非

創。業於檀原者。未可以。大祖遇之也。進退無

所據。而欲與朝秦暮漢之國同視之。以刪。宗廟

之典籍無乃效孔丘之擧乎。蓋孔丘為周人。其重文
 武周公者至矣。推是意。使之生我。神國則吾知
 其尊崇。神典甚於墳典。而二典三謨。反束之乎
 高閣而後止也。予嘗謂漢學之入。神州也。二千
 有餘年於此矣。而蠹人心。敗國俗。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焉。然是非獨孔丘之罪也。亦學者之妄也已。夫
 孔丘以敬天為道者也。則皇祖天神不可
 以不敬焉。孔丘以先王為宗者也。則神皇之典
 不可以不修焉。孔丘信而好古者也。則上世之事不
 可以不講焉。孔丘明尊內卑外之分者也。則華夷

內外之別。不可以不嚴焉。孔丘以尊君父立教者
 也。則忠君愛父之道。不可以不究焉。道果如是
 則斷斷乎知非孔丘之負學者而學者之負孔丘也。
 嗚呼。使天下人不知神州之所以為神州
 者。抑誰之罪也。吾讀日本紀。不得不眷眷於
 神代。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君子焉。世之君子。其亦
 勿為後之為孔丘者所笑也哉。

之德於厥躬者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安河原之爭。為素盞鳴尊所勝乎。是大神之德未為

無可議焉。大國主神者世所謂冥府之神也。說者乃曰。是立功於顯幽。天地剖判。未有此神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彼窘於八十神乎。是大神亦未為無可容喙焉。味鉏高彥根神者。吊天若彥之喪者也。說者乃曰。朋友之義不當如是耶。而學者獨不見其蹶喪屋之暴舉乎。死者何罪也。是其於友義未為至焉。凡如此類者。指不遑屈。則學者所指以為有道者。適足以證無道耳。是說者所困也。吾意古之立大事者。必

有曠世之度。有曠世之度者。必不免有瑕疵焉。是天地之常理。不唯人為然也。是故日月不能無蝕。山岳不能無震。火以燒數萬之屋。水以溺數萬之人。風或拔木。雨或腐禾。是日月山岳水火風雨。豈為無益於人哉。而其傷害人物如此。然人卒不以日月山岳水火風雨為無用。其仰之不衰者。蓋知不以小廢大之理也。夫神聖之事。大之則鑄造天地。小之則經理人事。盛德大業。世無與比。造化之功。直可與天御中主神接踵矣。豈容以區區小節苛論之哉。世儒之佞堯舜周孔者。以為聖人毫無過失。於是乎飾

辭粉言。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學者見其如此。心竊羨之。以爲吾神聖亦復如是。不然。不足以敵聖人焉。乃颺言告於衆曰。某神爲某事。仁也。某神爲某行。義也。某神孝也。某神弟也。殊不知其所云。仁義孝弟者。未足以爲道。而其行事之出於意表者。決不可以仁義孝弟之目律之也。則豈非所謂欲蓋而名章者乎。嗚呼。世之君子。欲以無蝕期日月。以無震期山岳。以無燒期火。以無溺期水。其亦昧乎天地之理矣。是故蝕者日月之理也。震者山岳之理也。燒者火之理也。溺者水之理也。由是言之。神聖亦豈有無過

之理哉。但其行事磊磊落落。不與尋常同科。其心胸網羅宇宙。包括六合。以立其大者。是其所以爲後王之模範。而爲人事之儀則也。後之言道德者。欲丈丈而規。尺尺而度。寸寸而議。分分而論。遂使神無善神。人無善人。是先修其小者。而道之遠者。德之大者。遺而無問焉。故也。深山幽谷。必生巨材。大木。其高千萬丈。上入雲霄。不知其極者。蓋有天然雨露。以養之也。人見其材如此。以爲古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是巨材大木之屬耳。因欲執三綱領。八條目。以教育人材。吁。亦盍鑒南宋之覆轍也。譬諸欲儗園丁。以

養樹苗。弄之於掌大之庭。則可也。欲期以棟梁之材。則未也。蓋嘗考元龜天正之際。猛將勇士。出奇應變者。蓋非講孫吳之人。而文祿慶長之際。忠臣烈士。殺身報主者。亦非讀論語之人。而鴻業偉跡。如彼者。何也。無他。勇武足以幹事。廉恥足以死國。其受家庭之訓。各以墜家聲。辱祖先。為戒。不以弓箭。易文墨。風俗與古稍近。故爾。嗚呼。知此。則庶乎知神代之道矣。

神代紀論下

慶長四年

後陽成天皇

詔刊

日本書紀

少納言清原國賢為之跋曰

日本書紀

歷代

之古史也

君臣莫不究此書。頃學儒佛者。夥而知

神書者。鮮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何棄本而取

末焉。欽惟

陛下寬惠睿智。惜其流布之不廣。始

壽諸梓矣。用之國。而及之天下。則以成熙皞之治。保

瑞穗之地。千五百秋。將必有賴於斯焉。重石丸

曰。嗚呼。天之降喪亂久矣。藤原氏之專。源平氏之橫。

承久之亂。元弘之禍。北條氏之逆。足利氏之叛。實有

不忍言者。是何因也。蓋上古之世。呼天子以

現御神。而天子之待民。以大御寶。其道之所

以承於皇祖天神者如是。是其所以上下蒙福

也。西籍入貢。捨質趨文。其所為莫非摸倣唐風者焉。

彼經典。以人臣放弒其君者。以為曠世之偉舉者。謂

之詩書。彼聖賢。以禪王位於農夫。以為絕代之美事

者。謂之勲華。天子不以為禁。人民不以為諱。

君臣相率。以拜於先聖先師之像。簋簠籩豆陳列

其前。恍然心既入唐土之域矣。心既入彼。民俗從變。

堂堂神州非復昔日。神州也。於是乎向之以

現御神。視天子者。其有不便於已者。心乃指

以為桀紂之君。而天子之視臣民者。不復念大

御寶之祖訓。君臣日隔。國俗日漓。天下

治亂之機。既決于此矣。豈待義時高資輩。引湯武故

例。以顛覆皇室之日哉。帝蓋有見於此。以

為王權既為霸府所奪。天下之心。唯知霸府不

知皇室。頗非講明古道。以正神尊之統。不

足以挽回倒瀾也。其設心。蓋亦如北畧准后之於

神皇正統記耳。當是時。豐太閤既薨。秀賴猶幼。德

川家康有雄飛之色。天下成敗未可知也。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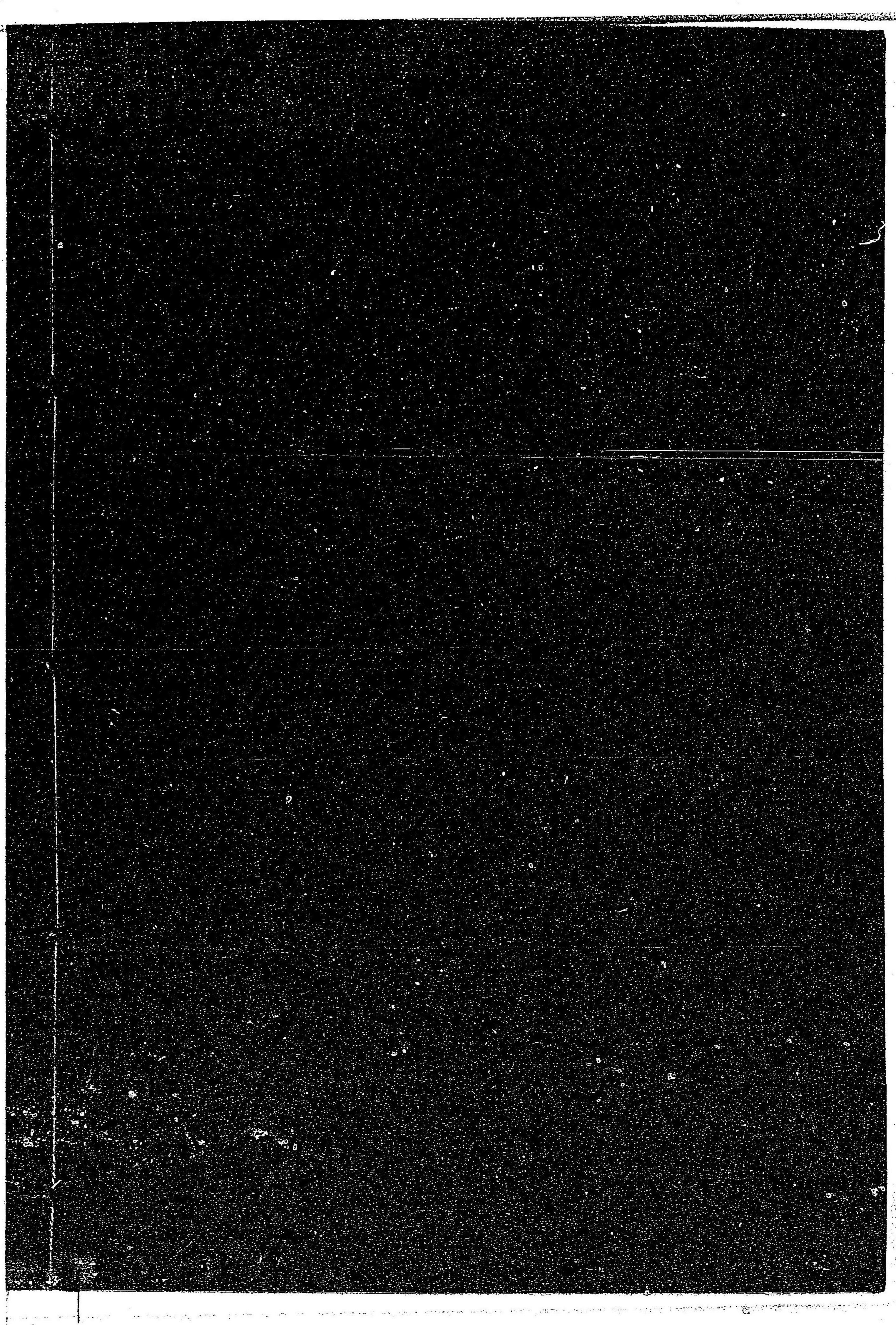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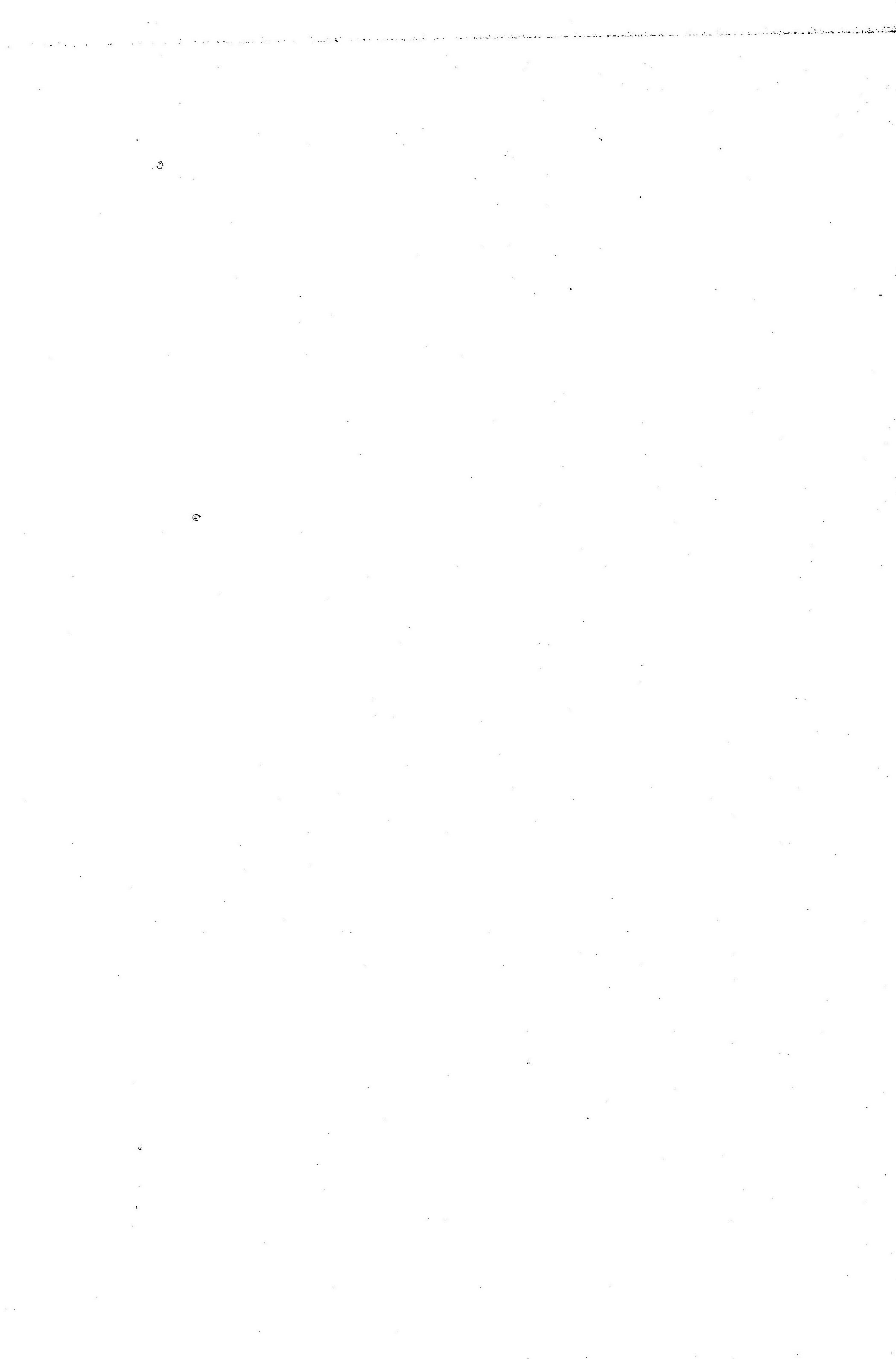
區區於壽梓者。豈果無深算哉。不然。當戰國爭衡之世。期以熙皞之治。何其。帝之不知時也。在昔皇室之盛也。使博士等進講書紀。以為恒例。而為漢籍所壓。所謂君臣共究此書者。遂屬畫餅。豈不惜乎。予嘗謂國家自有神聖之制度。舍故喜新事。無小大。取法於外國。是顛覆之道也。德川氏之為政於天下。不能擴充。帝意以講明古道。其極也。學者欲廢。帝室者有之。以日本夷人自居者有之。以秦伯子孫議。皇統者有之。而幕府措而不問焉。豈唯措而不問而已哉。其意乃謂我

邦文字。傳自漢土。人智由是開。倫理由是明。工藝由是興。制度由是立。舉世滔滔。以為文明之世。何其惑也。且夫朝有制度。曰律。曰令。曰格。曰式。而事多本於神典。不徵神典。何以明之。鄙儒俗學。不諳朝章。如所謂祈年。鎮華。神衣。大忌。三枝。風神。鎮火。道饗。大嘗。新嘗。鎮魂。大祓。等大禮。蓋夢想所不及也。其在家也。放言謾辭。自謂講中華聖賢之道者。不知身既犯大逆大不敬之律。以為皇室之罪人。亦可憫也。雖然。國有罪人。政府之罪也。嗚呼。帝惜書紀流布之不廣者。即欲使天下無罪

人也。其為仁可謂大矣。天下苟無罪人。雖刑措不用。可也。則熙皞之治。亦豈信不在茲乎。

固本策卷之三 終

贈
田島道治殿



008960-001-9

121.27-W58k

固本策

渡辺 重石丸/著

M22

AAD-0082



121.27
W58k
(W)